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孟中



乙卯年孟冬月

校正  
孟子集註  
中冊

離婁萬章

上海  
廣益書局發行  
文華書局印刷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魯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

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儕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被去聲

揆度  
度量  
之度  
音鐸

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

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

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

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王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二者其國必亡。

其不亡者。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

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

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世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

現見音

示謚音

室舊臣無得泄泄泄徒合反○皆省即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聞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孟子曰規矩

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

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人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也

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也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也

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也

離婁

廣益書局校印

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  
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  
侯之國

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

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  
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  
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  
親我則反求諸己惡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  
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

其效  
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  
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

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  
雖常言之而未必知

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  
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參上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

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股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廩所謂韓弘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

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

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

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意殺皆若

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決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及為吾役

矣。程子曰五年章聖大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唱 粵音

逝 普音

係 系音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

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濯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

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濯地而降神也格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

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

大國是彼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

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舊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

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比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於民之坊本作人音潮錯音醋

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上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

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

則勿施於民鼃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

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

叢毆爵者鷗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蘭爵同雀鷗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

也鷗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

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炙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  
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

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棄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

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通

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

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長上聲

京本  
暗與  
上無  
其意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

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身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

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

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經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求餒故伯夷太公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

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求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

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

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

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瞭音了眊音耄

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

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

贖賓  
上聲  
墾音  
懇悞  
音悞

偽音  
位

遠去聲

抹與救同 徇旬上聲

爭去聲 下同

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

援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

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

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抹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

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

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坊本  
平下  
有矣  
字

分去  
聲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

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問去聲。○趙氏曰。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耨也。物之所取。

誦與  
誦同  
音責

聲  
呈

強上  
聲

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然後用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

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

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

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

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

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姓

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

啜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

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為時之用。常道人皆可

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達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

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感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

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

底京 本之 爾反 按洪 武正 韻止 郎二 音 共音 恭為 去聲 鎬胡 考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順承，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

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兇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

夷，服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地，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

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

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